

在这幅画中，黄色的沙滩和写意式的潟湖波浪之间，有两个沉默的女人，一个穿着当地的帕雷欧裹身裙，另一个穿着一件由传教士引入的连衣裙。高更还从德拉克洛瓦描绘后宫场景的画作中汲取灵感，借鉴其舞台化的人物布局，用以意指一种深入内心的隔绝感。

值得一提的还有此次展出的《艺术家肖像》，第一次从塔希提岛归来后，如同他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高更绘制了这幅自画像。画中的他面容疲惫，身穿当地民俗服装；其中还以镜像翻转的形式纳入了他不久前完成的杰作《死亡的幽灵在注视》。这幅自画像还展现了高更位于蒙帕纳斯中心地带维钦托利路上的画室兼公寓的景象。墙壁按照梵高的建议涂上了黄色，墙面装饰

的塔希提岛主题画作色彩绚丽。这幅自画像的背面还绘有高更的邻居、瓦格纳的追随者、音乐家威廉·莫拉尔的肖像。画中的莫拉尔神情恍惚，背景以蓝色为基调——这种表现手法似乎预示了1901年毕加索“蓝色时期”的艺术风格。

再度唤起“奥赛精神”

全新的策展与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公众对“学院派等于保守”的刻板认知，也令观者重新审视19世纪法国绘画内部的革新动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学院派大师之间的视觉辩证，也是策展人“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幕”，如今终于在上海得以实现。“马奈与左拉”这一展厅无

疑是展览令人惊艳的高潮之一，在此雕塑与绘画互相辉映，表达艺术家捕捉“运动”的强烈执念。印象派之父爱德华·马奈擅长在作品中敏锐捕捉现代都市人的身份与精神状态。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从《埃米尔·左拉》到《女人和扇子》，他既描绘时代面孔，也融合日式风格与自由女性形象，为“现代生活”注入视觉新义。

在采访过程中，策展人盖冈特别提到了马奈的《妮娜·德·卡利亚斯肖像》（《女人和扇子》）。画中身着西班牙式短上衣、斜倚于画面前方的优雅女子，既是马奈的挚友，也是马拉美与左拉笔下的灵感缪斯。“她主持一个沙龙，在19世纪法国，这样的沙龙文化极为重要，而女性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盖冈介绍道。1873年末，马奈开始频繁出入钢琴家兼诗人妮娜·德·卡利亚斯的沙龙，她常把各界人士集聚一堂。1874年初，马奈开始在位于圣彼得堡街4号的画室为妮娜·德·卡利亚斯绘制肖像。画中的妮娜身穿阿尔及利亚风情的服装，悠闲地斜躺在沙发上，姿态宛如戈雅笔下的自由女性。她直视观众，面孔展现出难以言喻的表情，介于魅惑的微笑与感伤的娇嗔之间。

对于展览中哪件作品最能代表“现代”，奥赛博物馆主席西

下图：
爱德华·马奈
《女人和扇子》
1873-1874，布
面油画
© photo:
Musée d'Orsay,
Dist. RMN-Grand
Palais/Patrice
Schmidt

